

南

河

志

南河志卷之十二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生全較

郎中徐標續纂

列傳

傳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每見諸行事功必著于竹帛  
故沒世無聞賢士之耻有助弗錄史臣之罪也余脩是志  
經畫方畧庶幾可觀矣而古來名臣有功于南河者其勛  
績泯泯不無憾焉因考古史及吾

明傳記諸書作治河諸名臣小傳自張文紀始

漢張綱

馬稜

陳登

張綱字文紀蜀犍為人漢安元年遣八使巡行郡國綱獨埋輪都亭奏梁冀等十五事帝知綱言直不能用以為廣陵太守是時張嬰等冠亂揚徐間積十餘年前遣郡守多率兵禦之嬰等不為下綱乃單車徑詣嬰壘喻以逆順禍福嬰等面縛歸降綱因置酒大會散部衆任其所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又于揚東陵村開渠引太石湖水灌利農田民至今呼為張公渠云被疾揚人咸為禱祀及卒老幼相携赴哀者不可

勝數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為負土成墳順帝詔追褒之官其子續為郎賜錢百萬

馬稜章和初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陳登字元龍建安中為廣陵太守沉謀有威所治當東南之奏時皇綱弛維亂臣分擾登鎮是邦挺然自固武力既宣文教亦浹又以休暇行城之西二十里濬源為塘溉浸田疇用獲豐稔民咸愛而敬焉遂以名其陂曰愛敬陂即今陳公塘也其高家堰亦登所築民至今祠焉

贊曰文紀直節埋輪都亭朝論不合出守廣陵溫溫馬  
君愛民如子奏罷鹽官與俗更始元龍傲睨卧百尺樓  
起而為守惟民是憂三子煒煒勛績並樹造福是邦于  
水獨著渠有張號塘以陳名生我百穀流千載聲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鎮廣陵築新城以壯保障時城北四十  
里有湖每水漲沒田安為築平水埭隨時蓄洩歲用豐稔至  
今民呼其埭曰邵伯埭比邵伯甘棠之惠也城東法雲寺乃  
安故居手植雙檜猶存天寧寺亦其別墅云

贊曰安石東山高卧養望出扶典午支吾板蕩西秦之  
衆投鞭斷流以我碁局殄彼貔貅出鎮維揚長堤是築  
既障狂瀾爰生百穀其人則往其績則留召伯之號輝  
映千秋

隋張孝徵 元暖

張孝徵為東海令嘗築西捍海堰自是民免水患

元暖為東海令於縣境西南接蒼梧山東北至巨平山築兩  
堰外捍海潮內貯山水民獲灌溉之利

贊曰隋之虐衆如燎如沉彼二令者民事為心築堰障

海潮不泛濫一方賴之用免昏墊

唐齊澣

李襲譽

劉晏

杜佑

杜亞

李吉甫

杜令昭

齊澣為潤州刺史以潤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請徙漕路由京口渡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以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溺之患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即今瓜洲運河也

李襲譽字茂實隴西狄道人通敏有識度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時俗喜商賈不事農業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

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漸歸本焉襲譽為人嚴毅所得廩祿盡散之宗戚以餘貲錄書既罷揚州書遂數車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廣德二年為江淮轉運租庸常平使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舊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布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二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為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數年人



人習河險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沉溺晏始于楊子造船每一船破錢千貫或譏其妄費晏曰大國不可小道理凡所創造須謀經久廼于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年數年間皆至富贍凡五十餘年船無破敗餽運亦不缺絕晏理鹽鐵惟置官於出鹽之鄉取鹽戶所煮鹽鬻于商任其所之無鹽州縣不復置官曰官多則民擾也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六百餘萬緡末年更踰十倍而人不厭苦古今稱善理財者獨歸晏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德宗建中元年為江淮水陸轉運

使決雷塘以廣灌溉海濱斥鹵地盡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  
所著有通典行于世

杜亞興元中為淮南節度使自江都西循蜀岡䟽新城湖愛  
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官河大舟

李吉甫字弘憲憲宗元和三年以宰相出為淮南節度使居  
三載奏蠲逋負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以漕渠  
卑下不能居水乃築堤以為蓄洩名曰平津堰會江淮旱浙  
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以時採卹帝急馳使分道賑  
之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會裴垍病免召吉甫還

東政卒謚忠懿

杜令昭元和十四年為海州刺史值海漲居民漂溺令昭築永安堤以防民患閭里歌之

贊曰有唐三百循吏如林江淮諸宦蓋多德音是邦土著水利為務決渠葺隄七賢足慕尊自玄衮卑及銅魚親版鍾者有善必書士安度支離群出域以勒以宣為南河則

宋陳承昭

李溥

喬維嶽

吳中甫

薛奎

賈宗

范仲淹

胡令儀

吳遵路

沈起

羅拯

蔣之奇

羅適

王宗望

陳邁

向子諲

盧宗原

張綸

柳廷俊

陳敏

李孟傳

陳損之

賈涉

袁申儒

葉秀發

陳承昭建隆元年太祖命導閼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  
南歷陳穎達于壽春以通淮右

李溥太宗時制置江淮等路兼發運使時江淮歲運米輸京  
師止五百餘萬斛溥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蓄高郵軍

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患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之為長堤自是舟行無患公私便之

喬維嶽字伯周太平興國中任淮南轉運使時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湍悍舟多覆溺維嶽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軍有五堰運舟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綱卒緣而侵盜維嶽始創二斗門于河西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設懸閘積水俟潮平乃洩之建橫橋岸上築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卒贈兵部侍郎

吳中甫江淮發運使嘗自洪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之險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累遷江淮發運使疏真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上粟八百萬斛供京師費累官叅知政事

賈宗天禧中任發運使時歲漕自真揚入淮歷堰者五官私煩費宗請濬漕渠廢三堰以均水勢歲省費十萬渠成漕舟無阻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天禧中為發運使時瀕江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迺開長蘆西河以避之漕者利焉常監泰州西溪

倉議築捍海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田逾年堰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

胡令儀陳留人天禧中為淮南發運使時命下使究捍海堰脩築可否令儀熟知其便抗章力請其成

吳遵路字安道潤州丹陽人為發運使于真泰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洩水利廣屬縣常平倉儲蓄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

沈起字興宗鄞人至和中令海門先是海潮間作溺民田舍民至棄業以避起為築堤七十里引江水以灌其田民遂復

葉王介甫為之記御史中丞包拯薦為監察御史累官天章閣侍制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進士熙寧中為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內外譴計拯始請凡米至不可上供者以廩軍自是漕增費省轉為發運使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熙寧中為發運副使歲歉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食流者所活甚衆又鑿新河免覆溺之患其所經度皆為一司故事以治行稱焉



羅適字正之海寧人元豐中任江都令脩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歲收皆倍於是願復陂塘者相屬適皆親為經營凡水利興復者五十有五歲滿代去民為祀像于邵伯埭高郵秦觀為之記

王宗望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惡舟多溺宗望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為公私利

陳邁字亨伯永州人政和間帝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因進邁為使時方督綱餉運渠壅澁詔遣決句城陳公二塘達於漕渠路甫通為朱勔花石所阻官舟不得行

遵捕繫其人上章自劾帝爲黜劾弗加罪焉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宣和初補錄事初淮南歲漕不通有  
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使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陳亨伯  
檄子諲行之子諲言運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不可  
昔有司置閘堰三日一啓閉復作澳渚水故水不乏比年行  
直達之法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若脩復之宜于真州太  
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壩一以復龍  
舟堰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  
瓜洲真泰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

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而漕復通

盧宗原宣和間為淮南轉運使開靖安河直抵城下免大江風濤之險漕舟及江行者咸荷其利

張綸字昌言汝南人為江淮發運使築高郵等處湖堤二百餘里旁固以巨石間為平閘以泄橫流及范仲淹議築捍海堰綸嘉之即為奏上其事且自請知泰州躬督其役踰年堰成流傭歸而復業者三千餘戶又奏除通泰州鹽戶逋課以萬民德之為立生祠范仲淹為作頌焉

柳廷俊宣和元年為發運使嘗脩高郵楚泗運河斗門

七十九座

陳敏字元功南康人以觀察使知高郵軍事復詔入扈久之  
上以高郵江淮要地非威望素著者莫能守乃復命敏鎮撫  
之敏在郡自寶應至高郵脩復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洩  
無衝決之患焉

李孟傳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  
者不待以屬吏加葺徐積墓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

陳損之為提舉水利以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莠葑瀰滿  
宜創立堤堰以爲潴泄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

達于淮亘六百餘里鑿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極于海又于高郵等處置石埭十三斗門八盪水河三十有五涵管四十有五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入于江經畫甚具溉澤鹵田與舊為澤兩淮之民賴焉為立祠于儒學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道當以此為據焉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嘉定八年令寶應濬望直港通射陽湖民便之擢知楚州治邊有方金人不敢犯李全畏其威歸附焉

袁申儒知真州嘉定中上言便宜十二事作翼城置營運庫

開茆家山塘築堤置閘滙諸水溉城以防敵是年春虜騎果至俄迫翼城疑不敢前遁去

葉秀發字茂叔紹定元年以承議郎知軍事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少有不固則百里一壑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渚洩有常後郵守馬公追思之為立祠樊良堤上祀之宋景濂有傳

贊曰古今治河惟宋無策二十五賢江淮是式堤不善潰漕無壅沙滌池溉粳汗邪蒲車崇德報功亦祠亦社序而列之以俟來者

元詹士龍

湯福新

詹士龍字雲卿光州固始人令興化脩築捍海堰三百餘里  
數郡利之轉兩淮運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  
行臺御史以上章彈劾奸佞退隱興化葺草堂于得勝湖若  
將終身焉

湯福新字壽之清河人至正初嘗築隄障淮水以食憲字羅  
檄捐貲濬邦溝通漕貸納桃源海運米五千石以寬貧戶  
漣沐二水通舟楫今名湯家澗

贊曰雲卿令長壽之義豪障海築堰決邦通漕直說有

聲代輸寬衆生不逢時為腥羶用皂皇

聖代片善不遺錄茲青簡以勵頑痴

國朝陳瑄 宋禮 徐有貞 劉大夏

陳泰 白昂 威應期 朱衡

吳桂芳 劉東星 潘季馴 吳顯

毛實 李紱 羅文翰 聞人銓

韓介 劉廷瓚 趙訥 張寧

張隆 徐志高 栢叢桂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功授四川都指揮同知進右軍都督



食事後封平江伯永樂初開海漕溢柵沒隄圻因命瑄以四十萬卒脩之起海門縣歷通泰州至鹽城里凡八百列墩壠下上以識漕途尋罷海運移瑄鎮淮安始開裏河之運乃造淺船自儀真瓜洲接運直達京輔又于瓜洲淮安諸路建倉以節轉輸築高郵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行旅每十里置一淺舖沿途鑿井植柳以飲庇戍兵牽挽者嘗以真揚諸港潮入濁泥積易淤淺請著為令三年通起江南北丁夫大濟每歲止令郡丁疏之國計賴以不匱瑄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擾於民卒謚恭襄廟食淮徐子豫孫

銳俱嗣總漕稱濟美云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山西按察僉事

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是時海運損失頗多濟寧州同知  
潘叔正上言元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  
而通之實國家無窮之利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  
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  
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東流令盡出于南旺分為二流四  
分往南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脩  
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九而

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璵亦疏鑿維揚一帶南北遂通上嘉勞賜寶鏹二百錠文繡二襲後卒于官主事王寵上疏請祠祀遂建于南旺以金純周長配焉

徐有貞字元玉蘇之吳縣人年十三即能為古文詞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宣德中舉進士以庶吉士授翰林編脩既負材譖急欲大顯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是時河南山東之沙灣隨築隨決餉道沮而卒疲甚循乃議進有貞為右僉都御史治之即乘輕航究河源遂

跨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乃為渠以疏之制閘以節  
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澤之潭踰范  
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凡河流之傍  
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  
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  
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濬渠  
至數百里後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  
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蓋三年而告成

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以迎

太上皇于南宮封武功伯

劉大夏字時雍楚之華容人志在功業每請居外時河決張秋大夏以右副都御史治之乃自上流孫家渡䟽其壅可三十里復䟽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河就馴而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二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乞致仕起為兵部尚書在上前論事侃侃不避鱗逆後以逆瑾所中戍甘肅瑾誅復辭杜門教子弟為敦睦耕稍贏即以貸子姻屬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云卒贈太保諡忠宣

陳泰字吉亨邵武人永樂癸卯領鄉舉以薦為監察御史景泰間為左僉都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

英廟時復督漕運成化六年卒公操守清白有才力為御史時貪墨望風引去歷仕六朝居官五十餘載

白昂字廷儀南直武進人弘治十年以戶部左侍郎出治河道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于陽武封丘諸縣築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洪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脩汴堤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濬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

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不為害又見高郵之甍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乃行相視即其東開複河四十里引舟內行以避其患河成上賜名康濟又奏揚州管河判官居瓜洲鎮使軍民有所統攝官至刑部尚書卒謚康敏今崇祀高郵州名宦祠

盛應期字思徵蘇之吳江人也初為都水主事管濟寧州陣當孔道公東以法而時啓閉之時吳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

師蓄水濟漕寬守歸旬日乃聽過公之守法類如此累遷工部侍郎會河決徐沛漕渠不通

廷議治水者僉以公在對遂以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議開新河于昭陽湖之東先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堤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擇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計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以謗去時論惜之

朱衡字士南吉之萬安人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河決徐方運道堙塞公星夜馳至視河所決道漲為



平陸濬之沙隨水壅橫流汗漫舟行樹杪力無所施令吏民  
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立召見乃得新渠規度焉先是盛應  
期曾鑿而未就者在昭陽湖之東公以河即橫決得湖而止  
勢必不來鑿之當無河患於是晝夜調度目不交睫與役夫  
同甘苦其明年渠成起南陽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二里而漕  
通上嘉其功為賦詩四章志喜會徐邳河決漂沒官船八  
百餘艘上又以公經理之公為疏汶濟之淺築徐邳之堤  
塞豐沛之決鑄海門之壅數月告成加太子太保

吳桂芳號自湖更號潭石江西新建人居官有氣節不附分

宜以兩廣總督乞休時漕計方艱 朝廷以公夙望仍以兵部侍郎召入抵任即疏開草灣以通海口築高郵老堤以捍湖波則運路不梗 天子覩奏俞行之績且奏而兩都言官以為河流尚漫淮揚為巨浸河臣與漕不相統非大更革設總督不足以集事於是晉公工部尚書總督河漕事而公亦以新授重任移官定計百度悉舉焦心勞思往疾頓作卒于官其績見吳顥老堤記中 天子痛悼加贈太子少保祭典優渥縉紳相與哀挽之

劉東星字子明別號晉川山西沁水人萬曆戊戌河決單之

黃堦運道告堙起家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併河漕之政公既巡行河堤相度便利以為漕渠梗塞其治  
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起  
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  
靖末址徙潘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  
堦稍蕩成渠惟曲里舖至三僊臺四十里臯陸如故公因而  
鑿焉又起三僊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  
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  
界首二湖揚之巨浸游波決漕數為舟害至是俱鑿越河初

議費二十萬用十之八而河成行旅宴然郎中顧雲鳳有記  
又開泃口河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  
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能決策舒大司空嘗鑿  
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  
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衆謂泃口若成明年  
新運可無乞靈河也而公竟不起矣方公疾時督漕御史過  
濟視諸榻前公子泣拜請疏乞休累

詔不允則從林簣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耶公生平廉而不激惠而不耽虛心正己奉公矢節

凜然古貞臣風焉

贊曰玄圭之績陳宋居先大本址統平江南專厥用通  
漕罷茲航海國計賴之遵而弗改武功才勝忠宣德優  
俾之疏鑿何適弗休恭濬呂梁昂穿康濟新河之開盛  
朱相繼力則能克公則罔愆以身殉事吳劉有焉矯矯  
十臣南河良翰以式以宗百川永衍

潘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浙之吳興人由庚戌進士授九江  
府推官拜侍御史累遷右都御史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嘉靖  
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

在屬之吾曹

河史氏曰自平江伯至潘大司空十一人俱係治河先哲  
勛庸標炳載于國史者俱得採而傳之矣至於在位諸公  
鼎勲方赫厥圖未央其績著于南河者河考載之他無敢  
置喙也本司先臣若郭公昇楊公最張公譽許公應逵顧  
公雲鳳黃公曰謹沈公季文詹公在津俱宜立傳而懿行  
鮮稽其可紀者非見碑記即載考中餘族司馬彪續之耳  
州府邑長本司僚屬僉力于河見諸郡邑志者間採數人  
附于後庶幾有必收云近代荒度之功加河居最開于

劉公東萊成于李公化龍劉既有傳李獨無傳者以加非南河域也

吳顯字景猷福建漳浦縣人由進士知六安州五閱月會高實湖堤壞總河難守郵者特疏以顯請遂更調至則奉當道檄鳩築老堤已又修越河之後時洪濤大漲顯奔走拮据風餐艇宿五載又慮河勢靡常編植楊柳於左右岸厥後三堤屹然督撫吳自湖旌顯為首伐焉時江陵方厲驛禁會其太夫人公子省覲每役驛夫八百餘名估金累百所至公督幾空顯力爭曰是奉相公法不敢糜費張使據署詎評公子謗

登舟盛氣凌鑠太夫人出數婢奪州印入顯即戒僕夫解組  
會直指監司聞變馳至曲意調停得反所奪印公子入都泣  
陳於江陵為諸朝貴所寬解卒無術以中之後稍遷比部副  
郎輕車出郭行李蕭然民為之卧輪罷市

毛實字世誠餘姚人由進士授高郵州知州實下車百廢並  
舉不為衝要所困高郵新開湖險要舟行者苦之實白于侍  
郎白公昂奏開河四十里民今立祠祀焉

李紱字綬之山西高平人成化十七年為淮安同知紱蒞任  
即誓不取民間一物篤意卹民泰興瀕江田廬歲為風潮所



蝕級築長堤捍之民獲耕輸滿九載揚民赴銓部請留特加  
四品服色後卒于官

羅文翰湖廣沅江人萬曆間為管河判官任甫半月泗水大  
發下注高寶南北運堤多有決者郵之清水潭堤最為要害  
難塞至是決百餘丈文翰奉檄督其事晝夜勤勞多方杜築  
以煩苦數疾尤扶疾渡決口指撫工役溺死焉潭急屍不可  
得知州許一誠為勒石碣表揚設神主于平水廟之側春秋  
配享焉

聞人詮字邦正餘姚人游陽明先生門起家進士知寶應縣

事政尚平恕以循良稱暇與諸生談說先王確有理趣時旱蝗而運河水且涸漕運都御史都水郎中並檄縣蓄水以行運艘毋啟閘詮命啟之曰民命是甦即吾獲重譴于當道無憾也是歲旱不為災以邑有湖惠力主開越河之議試築樣工尋應召補山西道御史條陳開河事宜竟獲

俞旨後督學南畿邑人追思之祠于杜湖館

韓介風度端凝壁立萬仞嚴禁賭博人不敢干以私奉旨丈田不三月輒畢其事請于督府大濬支河功最著會開越河司道官若府縣正佐有事河工者無論數十公曰若責儲侍

于我寶應吾民何支也遂白督府罷諸執事儲侍于是自肇  
工至竣事一無所擾應召將行湖水暴溢西颶大作南城角  
堤將決公出而立堤上集千人培以剛土堤得不決

劉廷瓚成化十六年任興化時堤堰久湮歲苦旱潦瓚糾工  
築之踰月而竣民求賴之號曰劉堤學士錢溥為之記歷官  
副都御史

趙訥字孟敏孝義人嘉靖間以調繁移江都令警敏有吏幹  
政務大體多所興革時河堤善崩有議開花園港建閘以洩  
水者訥曰不若濬白塔河便於是白諸當道從之先是江都

以爲無志至訥始作志焉

張寧襄城人萬曆間爲江都令邵伯南五里許有金家灣地  
最濬下寧甫蒞事督濬新河以通江胼胝從事爲畚鍤者先  
周歲而竣自金灣至運鹽河十四里橫絕芒稻河又十八里  
由山陽南淮水入江之道莫捷于此所著有漕堤議五塘議  
皆切中利弊焉

張隆義烏人任寶應縣主簿管河終歲視運河隄上課督淺  
夫至無虛日白馬湖茭葑皆隆所植也

徐志高山東恩縣人任寶應縣主簿管運河堤石工凡志高

所督修者堅固密緻水不能嚙至今宛然過者皆指之曰此  
徐公所修堤也設管河者盡如志高可永永無堤決之患矣  
栢叢桂寶應人素以梗直服其鄉人洪武二十八年建言邑  
中水利請築塘岍四十里以備衝決先是言于有司寢不行  
乃私自相度以地多淤泥草莽不可行以牛步準程無甚差  
率經理會計陳說利害畫圖奏于 朝詔許發淮揚丁夫五  
萬六千餘人令叢桂董其役期月而成今自槐樓至界首是  
也邑人至今以為美談曰栢氏舊堰云

河史氏曰景猷以抗直聞而治河之績亦著故首採焉世

誠進籌綬之茹檠抑其次也文翰蹇蹇以身殉公亦足悲  
矣五令二簿勤敏足埒無亦厥司至于叢桂一鄉老耳首  
進石畫見收

聖祖草昧之際英奇踰伏不虛哉

南河志卷之五終

南河志卷之十三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標續纂

詩文

孟堅志漢特紀藝文蔚宗傳劉亦推文苑文固盛世所重也南河非守土之官亦足以稱江湖長彼臨河濯纓衝波弄月激羽流商者余安得累而弗採且詩非徒作間有關于玄衣如漢武一歌氣雄千古足徵人主惻怛憂民之思

取以冠南河韻語之首

瓠子歌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  
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  
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聘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  
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回兮迅流難蹇長菱兮沉美玉河伯  
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隄



林竹兮捷石留宣防塞兮萬福來

渡淮

隋煬帝

平淮既淼淼曉露復霏霏淮甸未分色決滂共晨暉清霞轉  
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晚愁  
因逝水歸

和前

諸葛穎

涉潁倦紆迴浮淮欣迴直遙村含水氣遠浦澄天色靈濤稍  
欲近仙品行可識玄覽屬屏辭風雲有餘力

和前

蔡允恭

久倦川途曲忽此望淮沂波浪汎淼淼眺迴情依依稍覺金  
烏轉漸見錦帆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歸

和前

弘執恭

膚情欣逸賞臨汎入淮淝棹聲喧岸席飄影出雲飛清流含  
日彩弄浪蕩霞暉還如漳水曲鳴笳故路歸

和前

虞世南

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淝寒流汎鷁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  
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悵望悅神襟

伊婁河餞族叔貴

唐李白

齊公鑿新河千古疏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兩橋對  
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靈閣倚北固天  
陰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河平見沙汭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  
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林下興愴爲山陽別瞻望  
清洛塵歸來空寂滅

泊舟盱眙

常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  
雁宿候館聽鷄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赴楚州次白田途中阻淺問張南史劉長卿

楚州今近遠積鵲寒塘暮水淺舟且遲淮湖在何處

宿淮浦寄司空曙

李端

愁心一倍長離憂夜思千重戀舊遊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  
涼雨在孤舟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葉盡流別恨轉深  
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

宿淮陰酬伯熊

皇甫冉

淮陽日落上高樓喬木荒城古渡頭浦外野風吹入戶窓中  
海月早知秋滄波一望通千里畫角三聲起百憂獨立宵分  
遠來客煩君步履忽相求

隋隄

白居易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颯颯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  
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  
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黃河東接淮綠陰一千三百里大業末  
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樹蔭  
龍舟紫髯即將護錦纜青蛾御女直粧樓海內財力此時竭  
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贅旒煬天  
子自言歡樂殊無極豈知明年正朔歸武德煬天子自言福  
祚無窮豈知明年皇子封鄴公龍舟未入彭城閣義旗已

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事大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  
處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露草水烟朝復暮  
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家亡國樹

渡淮

前人

淮水東南地無風渡亦難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團春浪棹  
聲急夕陽帆影殘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汴渠

汪遵

隋皇意欲汎龍舟千里崑崙水別流還待東風錦帆暖柳陰  
相送到楊州

夜泊淮陰

項斯

夜入楚家烟烟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燈影半  
臨水箏聲多在船渠流向東去別去易經年

淮上阻風

宋范仲淹

一棹危于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射陽湖

前人

渺渺指平湖烟波急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

淮上遇風

唐介

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

危甚蛟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過寶應湖

呂存中

半升濁酒試尋羹賤買魚蝦已厭烹淺水依蒲有船過淡煙  
籠日更人行

寶應道中

梅堯臣

買魚問水客始得鯽與魴操刀欲割鱗跳怒鬣鬣張

渡淮

戴屏山

鳴輦渡長淮霏烟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林渡  
餘碧疊嶂開嶙峋移橈失向背烟波浩無垠兒童相棹歌余



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盡鷁映流津徘徊望洲渚悠然獨懷  
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翻法濤魚蝦亦有神四顧  
天地黑孤舟恐飄淪

發洪澤阻風復還

蘇軾

風波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掛帆却西邁此計未為非洪澤三  
十里安流去如飛民居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  
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水殺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  
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弄澎湃終夜搖牕扉妻孥  
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甓社湖呈孫莘老

黃廷堅

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  
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行沙弄夕暉

五湖

前人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  
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名四十年

邗溝

秦觀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  
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  
人家笑語聲

雷塘煬帝墓處

蘇大年

吳公臺下雷塘路錦纜牙樯行樂處當年玉樹後庭花夢裡  
相逢惜春暮君不見東家西家人未歸落花滿地蝴蝶飛

過新開河

楊萬里

遠遠人烟點樹梢船門一棹一槳消幾行野鴨數聲雁來爲  
湖天破寂寥

過高郵

前人

解纜維揚破夕陽過舟罷盃已晨光夾河漁屋多編荻替日  
船蓬尚滿霜城外城中四通水堤南堤北萬垂楊一州斗大

君休笑國士秦卽此故鄉

發崔鎮

文天祥

高雁空秋與寒蟹破晚眠凌烟白似海野水碧於天興廢嗟  
何及行藏信自然南人乍騎馬北客半乘船

出寶應湖雪中舟行

元王惲

避冷乘官舸風蓬去若奔兩陂雲影黑一片雪花繁景與詩  
相會寒無酒可溫泥橋投宿處寒日暮鴉昏

射陽湖雜詠九首

薩都刺

飄蕭樹梢風淅瀝湖上雨不見打魚人荻蒲雁相語

秋風吹白波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  
雨濕鼓聲重風勻湖面平官船南北去帆影掛新晴  
秋水落紅衣秋波日瀟灑不見採蓮人惟逢捕魚者  
霜落大湖淺漁家懸破罾此時生計別小艇賣秋菱  
捕魚湖水中賣魚城市裡夫婦一葉舟白頭共生死  
野鶴如人長迎風理毛羽獨立秋雨涼人來忽飛去  
白鷺愛秋水獨立仍自行得春固偈爾鷺飛亦常情  
大罾一丈濶小舟一葉輕相傳子與孫終古無人爭

過界首湖二首

前人

清氣撲人湖面水幽聲到耳樹頭風麥黃蠶老櫻桃熟恰是  
淮南四月中  
平湖過雨天開鏡落日放船人打魚野老柳陰沽黍酒行人  
馬上得家書

再過界首

前人

二月好風吹渡淮滿湖春水綠如苔官船到岸人多識楚館  
題詩客又來近水人家楊柳暗禁烟時節杏花開一官迢遞  
三山遠海上星槎幾日回

夜過寶應

前人

滿湖風浪拍隄沙雪壓黃蘆沒釣槎卧聽隔船歌白苧起來  
和月岸烏紗故鄉近別無多地歸夢應知已到家何日弟兄  
携子侄海天烟雨藝桑麻

瓜洲

陳孚

烟際繫孤舟蘆花滿棹秋江空雙雁迴天濶一星流急鼓西  
津渡殘燈北固樓商人茅店下沽酒話揚州

高郵即事

楊基

蒼烟斜日照孤城嗟我重來却倦登田禾白蹄高似鹿野蚊  
花股大如蠅人家結屋多蘆葦官府收租半藕菱莫向西風

詢往事旅懷蕭索豈堪勝

珠湖篇

明汪廣洋

湖光倒浸玻璃冷湖水瀰漫幾千頃中有峯頭玉井蓮靚理  
凝粧照秋影湖邊老翁塵外仙鶴髮蕭蕭垂兩肩手扶蘭槳  
甃容與爲我附髀陳當年當年四海無虞日桴鼓不鳴風浪  
息老蚌銜珠高射天夜夜寒芒耀奎壁奎壁聯輝清夜長美  
人亭上掬珠光春秋一經究終始重在黜霸先尊王江淮風  
俗近淳古米穀年豐賤如土驚犬何曾吠暮村多材已覺登  
天府後來明珠歸海東野鷗搖蕩月朦朧盡船盡日載歌舞



滿眼嬌雲花闌紅嬌雲滿眼看不足綠柳新蒲戲雙玉公子  
新裁描綉衣館娃學寫連珠曲曲譜漸繁愁漸多夕陽流水  
竟如何一朝萬事隨轉燭伐鼓鳴鉦戰艦過戰艦飛來截湖  
水綵幟牙樯半空起列郡摧殘灰燼餘生民痛死溝壑裡老  
翁既言長嘆嗟側身遙望日西斜殺氣憑陵氛翳合散為愁  
雲東向遮我聞老翁如此語暫不停舟坐脩渚聖人有作剗  
明堂五日一風十日雨古來治亂信有時天運豈伊人力爲  
終見明珠出海底致彼俗尚還雍熙翁聞我言不肯住浪采  
蘋花入雲去回看天水兩茫茫欸乃酣歌入煙樹

西湖志卷之十三  
言  
珠湖

黃綺

家住珠湖上生涯擬種田  
麟經消暇日蛙鼓卜豐年  
籬有水黃犢囊無子母錢  
一犁春雨足便是養生篇

壁社湖讀書宅

胡儼

幽人讀書不記年夜夜珠光紅滿川  
只今一片蘼蕪綠時有漁歌聞扣舷

又

無名氏

碧水涵虛天湖波湛明潔中有螭龍潛  
清霄走靈月祥光徧二千依依見金闕

題復通濟閘閘外議開運渠二百丈夫役咸集將有事  
于興舉十一月十七日河忽自開與原定河址方向不  
爭丈尺時以為神志喜

潘季馴

遙遙玉帶碧天浮一水平分兩岸秋萬艘東南開故道百年  
淮泗割清流經營豈俟人爲力穿鑿應疑鬼運籌好繪河圖  
報天子老臣今已効謀猷

水郭張公臨閱神河志喜

潘季馴

枕上泠泠新水穀朝來門外一溝盈憑誰淮浦開三里恐有  
河神遣六丁千頃桑田還古岸一溪鵬鷺浴初晴回天自是

張公力媿指功名許後生

珠湖望月

朱國盛

誰云幸老後無珠天際靈光夜夜殊萬頃琉璃連碧落一輪  
冰玉見虛無分輝到樹驚鳥起墮響當秋搗藥孤但使金波  
長在目便從汀蓼結屠蘇

淮上石堤成志感

朱國盛

長川繚繞一堤成使者非魴尾亦頽然祗截流河伯去握香  
盈市郡人迎九重敢謂涓埃答三載常隨菴錦生  
倘于都水問鳶魚無復舊淮城

新開河

薛瑄

高郵湖裡雪中過，雪片無聲點白波。  
天水渺茫遙自接，煙雲杳靄暗相和。  
寒簑滿眼漁翁少，畫舫隨風去客多。  
還似滄浪水清濁，只應難覓扣舷歌。

過新開湖

李東陽

地圻山平野烟深，水抱城湖天四面。  
濶風舸一時輕，鵲鶴飛揚意。  
魚龍出沒情，相看總相得。  
吾亦愛歸程。

寶應湖二首

王世貞

波搖匹練界長空，天濶千帆處處風。  
入霧樓臺先暝黑，隔林

楓葉後霜紅

長天漠漠水淙淙  
鼓吹中流引畫艘  
南人過此看不足  
北人即怕莫推窓

次寶應

徐禎卿

鴨羣無數夕陽洲  
蒲草平沙晚漲浮  
欲識澄湖三萬頃  
憑君須上驛前樓

過寶應湖

高穀

綠楊欹側岸沙崩  
高塔凌虛見幾層  
南去北來成底事  
夕陽西下見漁罾

過寶應湖

湛若水

疾風吹洪濤洶洶起  
春天天際浩無涯  
極目空茫然千艘與  
萬艘對之不敢前  
回颿一借力犯險互  
爭先何哉利害心人  
命相輕軒

七夕過寶應湖

周天球

遠水浮空入絳河  
悠然自泛野航過  
烟中鷺下翩翩雪天  
際雲生渺渺波  
欵采芙蓉秋尚早  
且看牛女夜如何  
諸君不淺采槎興  
莫問風濤往日多

寶應湖玩月

陸深

我生愛月仍愛奇，著意欲到西湖西。不然巨區三萬六千頃，  
坐此一色銀玻璃。今宵寶應湖南路，桂魄皎皎風淒淒。水光  
四接上下合，氷柱十尺雲天低。樓船不渡南北斷，危橋密鎖  
烏鳶栖。我携二客恣清賞，試選高岬成攀躋。寒光滿射白玉  
鏡，斗柄倒浸青雲梯。人間天上非還是，翻疑海外問天鷄。瑤  
華臺殿雲母障，水晶宮闕黃金泥。胡床老子興不淺，揮手弄  
雲沿長堤。菰蒲何心爛不起，鮫鱗有恨蟠猶啼。南中早暑不  
耐老，况復風雨猶難齊。茲行所得差足慰，未覺嚴沍欺袍衣。  
人言春月媚秋月，春月花柳空萋迷。爭如冬月有勁氣，



淮南水連溪酒懷逸氣俱浩蕩霜明雪晴供品題君不見漢  
家中卽持漢節風檠凜凜海上甘牧羝

過寶應湖

王洪

茅屋自成聚門前湖水流平蕪遙見塔小港曲通舟楫日留  
飛燕旣風起白鷗江湖多逸興況是及春遊

過邵伯高郵寶應湖二首

趙鶴

坐向蘿陰愛靜便祠頭風磬午時天每聞使客來津鼓更有  
村農送社錢殘雨半收崖下樹浮鷗不離水中烟肩輿竟避  
湖波去却憶經行四載前

湖口人家住處幽桃花蹊下晚驅牛水耕誰信為農苦春望  
何妨作客遊落日波聲侵短竹平沙風色帶眠鷗送行最愛  
長堤柳直到官河綠未休

過高郵由康濟河至界首驛東風徹夜作吼入寶應湖  
風定波澄衆心胥悅偶賦一絕 楊一清

渺渺三湖混太清畫船簫鼓坐空明東風也避王師路萬頃  
波濤一霎平

三月過汜水

諸 莊

好風貪利涉半日隔秦郵雜鳥鳴芳甸閒花占遠洲酒從今

雨醉春及故鄉遊老大空縻祿西湖欲繫舟

阻風白馬湖東朱振之

王寵

白日狂風瀟青天退鷁翻浪高湖色怒鄉近客心燔燈火踈  
淮甸雲霾蔽海門故人一水隔愁絕浣花村

過汜光湖

高穀

甓湖纔過却萬頃復湯湯風捲濤聲急雲連樹影長狎鷗驚  
使節鮮鯉避鳴榔白首朝天去凝眸望帝鄉

過汜光湖

沈靖

昨宵經甓社今過汜光湖巨浪黏天湧征帆帶雨徂雲山還

雲靄烟樹淡模糊  
旌旆如雲集奔趨  
驛吏呼

過邵伯湖

李東陽

蒼蒼霧連空冉冉月墮水  
飄飄雙鬟風恍惚無定止  
輕帆不用楫驚浪常在耳  
江湖日浪蕩行役方未已  
羈懷正愁絕况乃中夜起

邵伯湖

浦瑾

湖上晝氣氤氳前近不分灘  
聲兼挾雨水氣自成雲  
飛鳥每雙下驚雷時一聞  
明朝看日出花柳散晴氛

除夕過射陽湖

王汰

去年除夕客江都今歲巡行在半途兩篋簿書淮海道一帆  
風雨射陽湖方期強梗歸仁化未信流離復版圖報國戢民  
誠我願不知天意遂心無

曉起見湖中城現

吳禮

曙色纔能辨參差幻影橫蜃樓初的歷雉堞轉分明沙鳥飛  
難度村翁見總驚湖中開赤縣雲裡落青城日出光猶閃烟  
消氣漸清忽然芳泝外依舊綠波平卜筮何年事徘徊此日  
情欲觀靈異境豈必向蓬瀛

廣洋湖

許曰平

夜泊東湖岸風生南澗濱羣鷗嬌不起片月冷相親笛奏清  
谿曲盤行紫玉鱗年華未銷歇猶是夢周人

邗溝

高履謙

邗溝新月照金杯錦纜牙樯望不迴千古興亡一江水楊花  
落盡李花開

邗溝

張萱

不盡邗溝水微茫日夜流潮連楊子渡烟散海門秋樹影浮  
荒蝶聲到客舟興亡無限意落木共悠悠

又

李應徵

蕪城木葉落十月兩霜繁淮浦寒雲斷江山夕照昏人烟餘  
井邑草樹尚郊原寧是空流水哀鴻起夜村

東湖曲

朱應辰

曲岸香風起汀洲採白蘋鴛鴦浮綠水偷眼蕩舟人

淮堤行

皇甫濂

蘭橈擊汰長淮下去去清漣向東瀉翠荻捎烟隱釣竿垂楊  
吐月嘶駟馬南國由來此地還每因滯泊在人間亦知叢桂  
年年綠空對浮雲憶小山

瓜洲

歐大任

擊楫過瓜洲楚歌怨風雨江門春浪生夜夜蛟龍語

召伯埭

歐大任

謝公鎮廣陵甘棠人弗剪君見東山雲何似召伯堰

康澤侯廟

趙鶴

渺渺湖祠指落暉平蕪望處兩流分  
半山風竹常排日萬頃春波只浸雲  
夕艇每隨歸鷺渡夜鐘偏得老龍聞  
無邊澤國祈靈事賸有中朝祭典文

露筋廟

徐階

露筋祠下草離離祠上閒雲覆短碑  
一片貞心誰共語碧流



千頃自相知

前題

陸弼

古廟無名氏蕭條湖水濱  
露筋空往事雪涕自行人  
山霧羅巾薄庭花玉貌新  
南宮詞不愧獨與表貞珉

前題

朱曰藩

水殿不生塵荷花作四隣  
乞靈巫媼醉失歲野田貧  
行雨豈堪賦分風又送人  
前林霜月白千古見清真

前題

朱國盛

誰能視死竟如飴烈女中心自有知  
血盡任教筋骨露差將

狼籍勝胭脂

何必鬚眉數丈夫疾風勁草有嬌姝千秋憑吊孤祠下清操  
還同璧社珠

前題

張潛

死義庸圖後世知此心肯有自欺時蚊蟲苟惜佳人命應被  
帷中嫂笑癡

日暮途窮數已奇可憐姑嫂志成岐從來烈死知多少獨幸  
佳人尚有祠

前題

唐孟莊

等死鴻毛肯就惟甘心蚊腹古今悲湖邊日夜輸民血銷骨  
黃蒿欲訴誰

蚊市捐生事絕幽翻憐不與姓俱留因思止宿耕惟者今日  
還能入廟不

嫂姑相倚欲何之畏露應先一死期藉使不罹虛螫慘尋常  
淪沒有誰知

渡通惠閘

唐汝詢

力泝不可上疾流奔撼空身疑過雷澤舟在沸湯中險設資  
漕輓渠疏補化工所嗟民膏血無歲不從東

壬戌秋末黃淮大漲阻漕艦四千漕使者憂形于色為  
啟通濟閘月壩諸堤皆動搖時露宿堤上感而即事

朱國盛

無端屏騎號白晝怒濤秋合黃淮關督漕使者憂形色防河  
小臣面如垢堤心露宿胆不寒身世頓欲隨奔湍昔人撫龍  
若蜺蜺臨難肯令強禦千輸粟舳艦四千舫畏浪砰訇不能  
上促召衆夫發月壩踰河舟楫平如掌漕無滯艦心始舒  
尺更慮三城魚何當盡地作保障集澤歸鴻皆燕如

南河曲七首

唐陳旻

江風十月始淒淒夜越長川路不迷行客盡能歌  
狹子南河使者善修堤

不煩龍畫亦通靈金簡銀編治水經是處虹塘皆砥柱  
標雲肯讓昔人亭

王程五百盡通波千石舟輕一葉過  
廉詔比來無問輓亦知檣不滯南河

浪花浮處即天池河口飄船怕可知今日露筋堤下過  
榜人高唱竹枝詞

決口淮防歲歲增市中簷瓦見沙凝石堤成後馮夷遁  
五色

雲長護 祖陵

水行堤下稻盈衢康俗勲堪邵伯俱  
璧社不須誇老蚌使臣  
同日產雙珠

防河五奏大工成心與珠湖水共清  
官舍獨餘甃供石歸時  
且莫慮舟輕

甲子九月大觀樓迎練侍御任鴻 朱國盛

兩度登樓江水長天門一柱立中央  
千檣風燕語吳越萬疊  
雲岫駕晉唐秋盡玉浮瑤海瑤月生  
金點紫峯霜竹西隱隱  
聞歌吹遙望星槎下古揚

行河謾詠

徐標

一東

波臣苦與戍邊同一鋪年年風雨中江上轉漕天未曉星馳  
行水又淮東

二冬

冷解長堤野蔓封扁舟千里逐蛇龍艱難王事多凶懼悄  
悄憂心愁似春

三江

河汜淮瀾未肯降海天荒度白淙淙二陵我欲扶王氣

萬水何能一柱扛

四支

甘羅城下亂流澌正是乘橈急渡時  
月夜林空烟市迥一燈獨對古神祠

五微

暮雲殘雪霏霏落木寒鴉送夕暉  
浩渺洪濤爭一綫石砮千仞壩天妃

六魚

淮南淮北歎維魚爲繪流民一上書  
嘔盡肝腸高作鯨鱓



明德不如初

七虞

路浦江清叫夜烏  
鉢池山靜老孤蒲  
霜天栗烈吹駭浪  
沙外猶傳水部呼

八齊

柳灣烟絕草萋萋  
斷岸平蕪入望迷  
遠旅食千朝蘆  
一屋烏憐巢窟築金堤

九佳

城郭浮沉半是蛙  
烏沙流水遍浮骸  
纔投壁馬歆河濱  
又理

兵戈靖虎豺

十仄

汜湖烟雨漲樓臺八寶光寒沒草萊縹緲孤帆何處泊隨風  
出入水雲隈

十二真

綰組河官不可臣勞予湖海獨逸巡昨朝綠鬢今朝雪衣滿  
黃沙面滿塵

十三文

伏雨初過日已曛黃河水微報紛紜忙岸棠英趁風潮

征衫歛火雲

十三元

淮江雷雨地天昏  
七尺沉淪逐浪奔  
過此傷心聊致醺  
恐予沙際有驚魂

十四寒

聞得風聲膽欲寒  
踰湖上幾回看  
怕他怒激千層浪  
蟻穴功成孰子難

十五刪

幾點寒星月半彎  
凌晨鼓柁鳥關關  
黃城夜渡無人問  
江上

黃花憐客顏

十六先

北堂話別是新年  
梅閣香消猶未旋  
八十衰慈穿望眼  
有懷來夕不成眠

十七蕭

陰風颯颯雨瀟瀟  
炬火連天十里驚  
爲控咽喉飛輓急  
不辭寒苦旆攔潮

十八肴

繞過海口又江坳  
雪滿江城鼓亂敲  
風送驚鴻行處白  
水涵明月照人高

浮淮賦

魏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櫓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汎風興濤征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遁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驚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轡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芥藁濟元勲於一舉垂體績於來裔

珠湖賦

元崔公度

高郵西北有湖名甓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燭天嘗問諸漁  
皆言或遇於他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  
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在天下之偉  
實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  
溟汎江淮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溶液衍裕益天地之  
委藏秘怪恍惚虬嶂嶸豈世人之敢指名哉若乃雲霧  
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沅以南浮懷涇渭而  
北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灩澦延平誕奇漢皇跡過率

南河志

之舍研微風翻瀾矧其甚耶其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  
決溝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離而不相救又況其廬舍之與  
桑麻噫是亦涉者之龐觀矣瑰祥恢怪庶幾乎託焉間乃省  
貢書考圖編所陳者特盤殮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  
世之所傳發詠乎川珎翱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  
來前曰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  
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辯  
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肆收萬籟息而與  
穀則是珠也漂氣將之若海月之休含彩吐耀周隅皆明其



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抱奔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英  
木散影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驚而移枝羣犬愕而爭  
鳴於是印人徐呼上流俱起撫鴻璽以先趨領曾笥之已試  
連徽挺攄灑網扶柁嗟雖墜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智  
之漸張果造形而已逝而况伏見廢時歔彼條此與蛟龍之  
為朋會風雨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藥鼈九肋而克饋漢蛟  
鮓之青骨鄭鼃羹之異味勅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  
躡羣狎偶而解角翠因煤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為  
腊於貪餌文貝璚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縋塵

蜃胎寒熠燿自喜狀絕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是故  
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耶予曰嗚呼噫嘻  
信乎言也旣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  
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已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  
耶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  
者耶久之不聞其遯世者耶旣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  
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  
瞿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云王者得之長有  
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三者之心耶

濟淮賦

明徐禎卿

惟神淮之巨體兮緯后土而紆流遡遡睇以寃源兮指桐柏之靈丘求禹甸之鴻跡兮引襟抱於揚州樹南園之險限兮輔皇畿之壯猷放洪波而東注兮徂日夜之滔滔沛汾汾以騰衍兮凌震怒於陽侯川風馮馮而卒奏兮雲景曖而上浮龜魚翔而汎踊兮鳴重淵之卧乳榜人戒舟以並濟兮奮羣檝而汧游乘中流而極望兮驚長湍之不通

祭河文

後魏文帝

維大和十九年皇帝告于河瀆之靈坤元涌溢黃瀆作珍浩

浩洪流實裨陰淪通源導物含介藏鱗啟潤萬品承育蒼昊  
惟聖作則惟禹克遵浮檝飛帆洞飲百川朕承寶曆克纂乾  
文騰驚淮方旋鷗河瀆龍舸御瀆鳳旆乘雲汎汎棹舟翺翺  
沂津宴我皇遊先余夷濱肇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  
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祭淮文

隋薛道衡

元帥晉王謹以清條制幣太牢之奠敬祭于東瀆大淮之靈  
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遷  
倫攸歎天隔內外地變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道遠

之數皇帝肇開昌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  
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  
呼韓歲時拜誦偽陳最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  
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吊伐猥蒙朝寄撫寧淮甸  
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  
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  
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淮上石堤成告河伯文

朱國盛

維天啟四年冬書雲之旦淮上石堤成南河郎中朱國盛陳

幣薦牲告爾河伯馮夷之靈曰蓋聞兵飭者弗犯備脩者莫侮是以朔方城而儼視襄長焚塞而宣防塞淮固案衍壇曼之境也清淮濁河之所交也文命艱逢宛書鮮覲饗饗飽私囊之實役夫鮮荷鍾之攻遂至故堤實訝不啻蟻孔新漕沙蝕似委龍畫以故尔得縱其激洌之勢奮其滂潏之稜魚我民人沿我廬舍憑陵我城郭充牣我餉道諸凡仇我大邦者不可指而屈也是皆矚我無備乘敝搖虛以逞尔志耳吾敝明威德汪濊紛紜三百年來江依海戢蠢尔馮夷掘強未庭今天子鼎革之初軫念昏墊遣臣盛旬宣河濱拮据三載

冰茹蘖按賦給資趨役者踴躍于途行犒者壺漿于道排淤  
伐礫玉溜潺湲壘石亘雲金堤勃率士女嚮釵鈿以相慶群  
靈仰恩信而懷柔尔尚能撼吾疆場擾我鴻域乎舉世泥濁  
清士乃見尔豈謂濁之終能勝清乎且灝漻潢漾安翔徐回  
者爾之性也馳波跳沫汨潏漂疾者爾之怒也我惟守我之  
防爾亦歸爾之壑相安于無事豈不休哉爾若恃百川之能  
長眇淮瀆之可陵則東海若亦嘗胡盧爾之沾沾矣漢帝沉  
璧馬以餉爾而我惟藉管城為斧鉞爾遠向化弗殄馨香謹

告

# 遺事

志之內鮮遺矣盡亦求諸志之外乎志外堪述者遺事也  
於是考諸郡志詢諸故老得珠河以下數條恨好事者稀  
聞見未廣不能多紀云

高郵甓社湖孫莘老讀書其上夜坐見紙窓忽明如晝因步  
于湖濱見大珠其光燭天是年登進士嘗問諸漁皆言或遇  
于他湖中有竊謀之者風輒引船去終莫能得

徐有貞治河時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



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  
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必有龍穴  
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以鑄鐵數萬斤沸  
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萬曆二十一年揚州知府于城南三里許開河以繞府治于  
河底得玉帶一條漢壽亭侯銅印一顆因以寶帶名河今貯  
府庫

寶應縣西堤三官廟前湖水盡涸得沙灘約有十餘頃自生  
蘆葦每歲賣以供河道費後歸之州學蘆葦之區盡生野柳

遂作柳城為本學風氣之護近沒于奸胥復檄而出之

萬曆七年寶應黃浦決口于三月築完本月十八日風雨雷電大作舊口之南平地忽穴丈餘方廣約二十八丈商船居民千穴內楸取龍骨數多又居民郭松屋後遺有一物狀如馬頭堅實如石云是龍首舐之黏舌維時總河潘公季馴行即中張譽勘確稱是高堰築完黃浦口塞龍無所藏故脫骨騰昇潘公奏于朝即其地建脫龍亭

潘季馴築高堰時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其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

之而洪流遂斷

潘公嘗乘小艇往來巡視忽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声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

萬曆六年築高家堰河流湍急板築無所施郎中張譽奮曰役夫有敢退避者必投諸流夫皆出死力以作堰遂成先時堤傍有鼉鳴吼波濤輒起一夕譽夢閼帝告曰汝但殫精我將助汝自後波勢稍緩壘石遂定堤成之日鼉猶一吼盖若戀其故穴也非神明之力何以驅之使去云

甘羅城土中得銅錢二穴鑄造關聖神像于高堰立廟輒多  
靈應萬曆二十年洪水泛漲水平堰面勢如累卵本司黃曰  
謹禱于廟因謁總漕夜歸見本堰上燈火明如白日齊入廟  
中及詢居人皆云無有次日波勢漸平堤堰盡築始知神之  
顯靈云

甓社寶應諸湖昔各有界今則混為一區相傳本州城所隔  
土人每于宿霧將收之際水面忽見城郭雉堞宛然蓋即  
人所謂化城也近代吳禮泊舟河側觀之甚詳有詩紀之  
載本卷中

河決高郵敵樓北張譽乘舫泊堤下塞堤之料甚具時濤勢拍天人懷懼心適有一道姑載神像三尊求為立廟譽許之

以遂塞因于堤傍建奶奶廟  
高郵城南有義塚余捐俸所置一夕夢有神告余將與爾二子是歲正月初七同時二母各產兒事雖誕識之以勸陰行善者

南河志卷之十三終